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八義
第三十一回 魯清用計誑弓彈 杜林激怒翻江龍

霍坤問：「掌櫃的，這一帶照這個村子大的有幾個？」黃甫說：「我們這裡是五里地的長街，這一方是□八個村莊，就是我們這個村子大。」在宋朝那時，這個村子名為黃格莊，姓黃的必多，要叫李村，那姓李的一定多。當時霍坤問了他的名姓，以及莊名，黃甫全說了，又說道：「離我們東村口偏北，有個黃林莊，跟這裡是一般大。」霍坤道：「由此到盧和縣，來回有多少裡呢？」黃甫說：「到盧和縣，從我們這裡是七里遠近。」霍坤說：「這位縣太爺，姓甚麼呀？」黃甫說：「姓馮，他官印是馮治國。東門外代理□八村，西門外也代理□八村，大家人等，給太爺贈一美名，尊他為玉面賽包公。兩袖清風，愛民如子，公正無私，乃是一位清官。」霍坤一聞此言，雙伸大指，遂說：「此縣該管地面，可有土豪惡霸，以及那不法之人？」黃甫說：「那倒沒有，真乃是國正天順。達官，您打聽這個有甚麼意思呢？」霍坤說：「要是賊官逆臣，我從此處經過，要給你們大家除去此害。」黃甫說：「沒有。」霍坤說：「要是位清官，我到縣署掛號，我打算在此立座播台，以武會友。」黃甫說：「您要是立播台，那就不必上縣裡去啦，這件事您交給我吧，我能給您辦去。黃林莊有個紳士，此人姓黃叫黃六，外號人稱土聖人黃六，黃花莊有個人叫百事通黃三，可以把他二人找了來，跟他們一說，就可以成。因為他們兩個，在縣太爺面前，是說一不二。」霍坤說：「好吧。」當時開出一個單子來，交給黃甫，又回到後院取出些銀子來，交與黃甫，令他立了一本出入的流水帳。黃甫一見，忙命伙計把黃三黃六一齊找了來，將銀子交給他們。二人拿過來一看，一參酌情形，當時兩個人跑出去找來土木工，以及棚匠人等，當時就動起工來。那黃三監工，令黃六去找吳老達官。少時霍坤隨他來到了南村頭，看了看說道：「黃三，你們將台搭在西邊面向東，可不大吉利。有句俗話，是一支白虎門前坐，不是福來定是禍。」黃三說：「老達官，您千萬別這麼想。要是有個不幸，打死三五條人命，那時您盡管走您的。我們兩個人，能替了您啦，左不是花些銀子，一點牢獄之災沒有，管保叫您平平安安的走，決沒錯兒。」霍坤說：「那就任憑你們所為吧。」說完了他回到了店中，見了黃甫要了一本曆書，查看吉日。黃甫說：「您要用多少日子呢？」霍坤說：「立一百天吧。」後來查好了吉日。這天正好要開播，這時正巧有山東的群雄來到啦。打人群之中看出來劉榮，這才冒叫一聲。後來看見有一個青年英俊，在他身邊甚為可心，便將他點名叫了上來。兩下裡比武較量，才有此奇遇。當時劉榮跳下播台，這裡也全收拾齊啦，一同回店。他下到台後，見張氏與妻子丫環，正圍著小霞，那小霞是放聲痛哭。霍坤上前說道：「姑娘你不必啼哭啦。武夫之家，男女勝敗，通是一理，沒有甚麼的。」小霞說：「爹爹，今天開台打播，古事今比，您有把人家叫上來的嗎？既然把人叫了上來，那您就跟人有仇。兩下裡比武，就應噹噹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，為甚麼又讓他半步？若不是女兒多說一句，您是當時命喪台上。誰知孩兒上前，又遇上險，多承我那劉叔父，說了句話，才將女兒的性命保住，要不然我已早死多時啦。」霍坤說：「姑娘你招數變的早。他要變招使這手功夫，那你就把他舉起來啦。」小霞說：「我要將他舉了起來，不用說我劉大叔講話，您說話我也得把他扔下台去。」霍坤說：「姑娘，你也不必再哭啦，有甚麼話咱們家裡再說去吧。」小霞說：「我要跟您回了店口，您可不得給我找那狂徒，我非要了他性命不可！我問一問他，咱們父女跟他有何仇恨？」黃張氏說：「姑娘，別讓你父親著急啦，有甚麼話，咱們到店裡再說去吧。」金屏翠屏二人也說道：「小姐呀，這不是老人家說啦嗎。別管如何，咱們先回店去吧。」一個沒出閣的大姑娘，被人家男子舉過頭頂怎麼也是不好看。小霞無法，只得用手絹擦擦眼淚。霍全帶過馬來，姑娘搬鞍認鑿，上了馬，他老夫妻也各自上了馬，妻子丫環各上了車輛，大家一齊回店不提。且說台底下的傅家五寇。那小蜜蜂傅虎、金頭蜈蚣傅豹、小花蝴蝶傅榮、追風鬼姚慶、黑面鬼姚明，五個人的二眸子，不錯眼珠的看著他們，這五個人一直跟了下來，走在人群之中。傅豹說：「合字。」傅榮說：「並肩。」傅豹說：「牽著他，垛字窩，昏天字，撮紅，溜攢至月攢，伶俐齊畢，入窰兒扣煙，將門合的星星摘走。」這些話乃是江湖黑話，說明白就是：合字是兄弟，並肩字是哥哥，牽著他就是跟著他，垛字窩就是店口，昏天字是黑啦，撮紅是點上燈，溜攢是定更，月攢是二更，以後便是說，晚上去點薰香，好去彩花去。他們這樣一說不要緊，旁邊有人說道：「你們這幾個小子們，真是滿口胡言亂語。」五寇一聞此言，抬頭一看人家，沒敢言語。原來傅虎認得此人，乃是單鞭將馬德元。他們不敢再說，恐怕叫人家打啦。五寇跟下霍家車輛去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劉榮他們眾人，看播台事已完，遂說道：「列位呀，咱們先回店吧。這個立播的不是外人，他也是我的一個老友。」何凱說：「既是您的老友，為甚麼將我姪兒叫上播台？是何道理？」劉榮說：「二哥您不知道，其中還有內情，容到店中，您就知道了。」魯清說：「石爺走哇，咱們回店吧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走，我還等著打播啦。」劉榮說：「咱們走吧。人家累啦，一天就打五播，多了不打。」石祿說：「我不累呀。」魯清說：「你不累也不成啊，人家不往上叫人啦。」石祿說：「那麼還得多會打呀？」魯清說：「明天打播。」石祿說：「小何，你怎麼把那個大妮子給舉起來啦？你把我舉起來試一試。我替那個大妮子能把你舉起來。」說著話，他奔何斌面一掌。何斌往旁一轉身，不由心中所思，他的工夫好，我爹爹在世之時曾經說過，少林拳腳好，武術超群，我何斌沒會過。今天我得跟石祿會一會招數，他要勝了我，西川仇可報，他要勝不了我，那是一勇之夫，雖是橫練，也無濟於事。按何斌的技術，要比平常人倒是好，可是要比真有功夫的人，他可差一點。石祿掌一打他，何斌往旁一閃，用右手一迎。石祿上前用掌又壓他，入步使了個外百靈腿，何斌往上一長腰，早將外百靈腿躲過。那石祿往下一存身，又一長腰，用手一滑他腿灣，往上一挑，那何斌就來了個小翻腔。石祿右手一抓，將胸前□字絆抓住，往這裡一帶，就將何斌提了過來，硬住腕子往上一提，便將何斌舉起來啦。魯清一見，連忙說：「石爺，手下留情。」石祿說：「小何，你把大妮子舉起來啦，我也把你舉起來啦，我跟你學。」說完慢慢的又把何斌放下。大家這才一齊往店中走來。杜林問道：「劉大叔，這個播台上是誰呀？」劉榮說：「這個是金刀賽判官鎮西川霍坤。」杜林說：「認識啦，他認得我爹爹與我那叔父，他那個時候到上我們家中去過。」劉榮說：「你瞧見過此人嗎？」杜林說：「瞧見過。我淨跟我那霍大姐鬧著玩，因為鬧著玩，我爹爹還打過我呢。」劉榮說：「別的不用提，咱們店中一敘吧。」杜林說：「他是那一門的呢？」劉榮說：「他是右□二門第七門的。」杜林說：「劉大叔，您一說這個門戶，我知道啦。」劉榮說：「你知道甚麼呀？」杜林未曾說話先看何斌，不由一吐舌頭。原來他素日與何斌打哈哈說笑話，他心眼最快，見景生情，早明白這內幕啦。劉榮說：「你又知道甚麼啦？」杜林說：「我這個霍大姐要姓何啦，她一姓何，我可就管她叫何大嫂子啦！」大家一聽一樂兒。說話之間，來到黃林莊，三義店門前。魯清上前叫門：「丁大哥趕快開門，我們大家回來了。」丁銀龍一聽，忙命伙計將店門開了，大家走了進來，看見眾人面帶喜容。大家到裡面，大門緊閉。來到屋中落了座，丁銀龍追問打播經過。閃電腿劉榮，便將經過之事，一一說明。那杜林說：「何大哥您這裡來。」說話之間，何斌便隨他出來，到了西房廊簷底下。杜林說：「咱們石二哥的拳腳怎麼樣？」何斌說：「少林門的拳腳，實在不錯，比你我勝強百倍。」杜林說：「大哥呀，人家這個播台可有內幕，並不是報仇的播台。要是報仇在台上半招不讓，可是要提起那位姑娘的武藝怎麼樣？」何斌說：「武藝不壞。我在山東一帶保鏢，還真沒見過這麼好工夫的。」杜林說：「不但武藝好，她容顏怎麼樣？」何斌說：「容顏出奇。」杜林又一吐舌頭。何斌說：「杜林你打聽這些事，乾嗎吐舌頭啊？」杜林說：「何大哥，他是男是女？」「他是西川路的人。」杜林說「您在何家口說過，夠奔西川路，無論男女老幼，是刀刀誅盡、刃刃誅絕。這句話您可太傷眾啦。人說話不能棍打一片，既是棍打一片啦，您把那姑娘給舉起來，為什麼又給放下呢？」何斌說：「皆因劉大叔答言說那台官是他們的貴友，因此未把她扔下播台。」杜林說：「何大哥，倒不是劉大叔說那句話。一來此女能為出眾，二來你看此女投緣，三來何斌你捨不得。由此一看，這才算門當戶對。何大哥從此交朋友，我不跟你交啦。你爹爹仇還未報啦，你敢情有招親之情。從此以後，你可別跟我呼兄喚弟啦。」何斌一聽此言，當時臊的面紅過耳。杜林又說道：「何斌你不用想著臉兒害臊。這話可又說回來啦，千里姻緣一線穿，這也是月下老人給配就的啦，非人力所能如此。我還不是嘔著你玩，咱們先到西川，那時你刀劈二峰啦，拿住普鐸，將三個人頭帶回何家口，在靈前祭完，那時你

再與我那個賢嫂圓房。你名利全有啦，誰不說你好哇。」此時魯清早追了出來，聽見此話，遂說道：「杜林呀，你可太愛說話啦，你這一說不要緊，也許合成起來，可也許說散啦。可稱是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。要不怎麼古人說，君子欲訥於言、而敏於行呢。說話不能太隨便，話到唇邊你得留半句呀。無論男女，嘴說話，可得要留德呀。」說完，三個人一同回到北上房，來到上房之中，談談議論。正在此時。店伙計跑了進來，問道：「哪一位姓劉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姓劉。」伙計又說：「哪一位姓何呢？」何凱說：「我姓何。」伙計說：「外頭有霍達官求見。」劉榮何凱二人，來到外頭。劉榮上前見禮，遂說道：「霍大哥，此位是我二哥，此人家住山東連水縣何家口，姓何名凱，併行在二，外號人稱逆水豹子。二哥，這是我霍大哥，他祖居西川大龍山後霍家寨，姓霍名坤，外號人稱金刀賽判官。」兩個人相見，互相一抱拳。何凱道：「霍爺，我久仰您的大名，西川路上，還真得叫你給蕩平路啦。」霍坤道：「豈敢豈敢！何二爺，您弟兄二人，威名遠震，在山東一帶保的是水旱兩路的鏢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呢。」

弟兄二人當時攜手攬腕，一齊來到櫃房。伙計將店門緊閉，劉榮命伙計預備茶水，茶水已到，每人倒了一杯，他們吃茶講話。原來霍坤是為姑娘親事而來，在擂台上，已然聽見劉榮說啦，他們是左□二門第七門的。他來這裡，本來是給他找婆家啦，可是見了面，怎麼好就提親呢，必須用話套話，慢慢的就可以引到此處上來。因為當時不好結果，今天前來拜望。霍坤說：「何二爺，您是哪一門呢？」何凱說：「我乃是少林門，左□二門第七門，自幼愛練習大紅拳。您是那一門呢？」霍坤說：「我是潭腿門。」劉榮說：「霍大哥，您家住在那個村子裡呢？」霍坤說：「黃花莊東頭，路北四合店。我問何二爺一聲，在擂台上動手之人，他是您的甚麼人？」這句話他可是明知故問。原來他借這句話，為是借話套話，好向他提親。何凱說：「那孩子不是外人，乃是我兄長之子。」霍坤一聞此言，不由稱贊道：「能為出眾，武藝高強，令人欽佩。」何凱站起一抱拳說道：「老兄長您多誇講了。在台上多蒙您的愛護，讓他一招，賜他的全臉。您要不容讓半步，此孩他不能把您勝啦。」霍坤說：「何二爺，您那貴姪少爺，今年多大年歲啦？」何凱說：「他今年已然二□有四啦。」霍坤站起來抱拳一拱手，說道：「何二爺。我有一事向您啟齒。您叔姪爺倆，必須要捧我一場，賞我們全家的臉面。就皆因他二人在台上比武，公子何斌是正人君子，不過男女授受不親，他將我那少女，舉過頭頂，因此我要將那女孩兒許配他身旁為妻，以全兩家的臉面。就請我那劉賢弟為媒，你我兩家結為秦晉之好。」劉榮說：「二哥，何斌不是也沒定下親事啦嗎？」何凱說：「有我兄長在世之時，到是沒聽他說過，大半是沒定啦。不過是恐怕我嫂嫂她回到河南姜家屯，與他定下親事，那我可就不知道啦。」霍坤說：「二爺，這個不要緊，要是定下親事呢，兩頭為大；沒定呢，那就沒有說啦。我想咱們兩下裡可稱門當戶對，我那女兒小霞，今年也是二□有四。我且問二爺，何斌的生日您可曾知曉？」何凱說：「此孩的生日是四月□六日。」霍坤一聞此言，不由大喜。劉榮說：「霍大哥、何二哥，你們兩下裡要是結了親，那才是真正的門當戶對。我一定給你們兩下裡作保。」

書中暗表。這個親事，原本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那才對呢。比方說，姑娘的娘已去世，那才輪到她父的身上，由男的與他提親，可是人家必須般配，年歲也得配合就可以許配他身旁為妻。如今霍坤是個急勁，自己跟他們一提。當下何凱說道：「霍大哥，這個親事，我倒是答應了。但是我那姪兒何斌，他性如烈火，並且又有孝在身。跟他一提，那是准不成。」霍坤說：「咱們大家可以一同趕奔西川，與何大哥報仇完畢，那時再給他們圓房，還不成嗎？丁二爺呀，可有一節，如今咱們可是結了親，可是我得要您一份定禮才成啦。」劉榮一聽要定禮，這倒是應當的。何凱說：「劉賢弟呀，要是定禮，恐怕何斌不給吧。按說無論甚麼，全可以定親，但是他要不肯給，那可怎麼辦呢？」劉榮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有主意。」遂叫道：「霍大哥，你要打算叫我們弟兄二人，給您向他去要，也怕他不給。我給您介紹一位朋友，此人是山東著了名的人物，真是能說善道。少時你們二位見了面，您就知道啦。」霍坤心中所思，我耳中有一兩位的。當下說道：「劉賢弟，那麼您就替我分神吧。」劉榮說：「你不用客氣，等我去請他去。」何凱說：「劉賢弟，您請誰去，也是不成。」劉榮說：「你就不用管啦。我有辦法，非會友熊魯清不可。」霍坤說：「劉賢弟，你的這位會友熊魯清，太已的耳熟。」劉榮說：「他住家在山東登州府南門外，魯家坨的人氏。」霍坤說：「我有一友，自從結拜分別後，至今未見，此人姓魯名彪，人稱自在雄的便是。」劉榮說：「他二人是一母所生。自從與王氏老太太辦壽日那時，魯彪走去杳無音信。」霍坤說：「這個魯清是不是未曾說話，先從鼻子眼裡哼哼的那位是不是？」劉榮說：「不錯，正是他人。」霍坤說：「我往山東走鏢，與他會過幾次，不過因為有點小事犯過意見。我倒不知他們二人是親弟兄，我以為他是我大弟魯彪的同族弟兄。那時若不是看在我那大弟的身上，他早死在我的金背刀下。」何凱一聞此言，說道：「親家，我倒是時常聽魯清說過，他就提西川有一個姓霍的，可是並沒提人名。他說要不看在他兄長的面上，早就陰您啦。那魯清您可別看他藝業淺薄，他可別有降人之處。俗語說的好，逢強者智取，遇弱者活擒。」霍坤說：「我與那魯彪在神前結拜，那時我也曾問他名姓，他說他姓魯。我當時不知道他是我那拜弟的兄弟，若是知道，那能小看他呀。我小看他不是小看我那拜弟啦嗎？」劉榮說：「大哥，我把他約過來，您知錯可得認錯。這件事就靠在他的身邊啦，除非他，別人可辦不了此事。」霍坤說：「劉賢弟，那麼你多受累吧。」劉榮說：「這有甚麼呢。」說完轉身來到正房，進屋一看，沒有魯清，忙到東西是找，也是沒有。杜林在後面跟隨，問道：「劉大叔，您有甚麼邪症嗎？你瞪著兩雙眼睛找誰哪？」劉榮說：「我找你魯大哥啦。」杜林說：「你找他有甚麼事呀？」劉榮心中一想，這個孩子鬼計多端，雖然說人小，他一舉一動，言談話語，比魯清可不在他以下，他要嘔人打哈哈，就許擠出是非來。遂說：「你不用打聽甚麼事，這個事你辦不了。」杜林說：「我知道啦。」劉榮說：「你知道甚麼事？」杜林說：「您找我魯大叔，為是給我何大哥說個夫人。我何大哥願意，此事□成還沒有一角啦，我何大哥與我霍大姐，他們兩個人就投緣，夫妻要是不投緣，他不能這麼樣的誇獎我霍大姐。您給人家提夫人。我知道我魯大叔在哪裡啦，我不告訴您。我心中納悶，我在家中之時，有給杜家五獅子提親的，怎麼會沒有給我提親的呢？也是我人頭長的太不得哥們，一顆乾腦幫骨，今年剛□六歲，兩邊腮幫子往裡，要沒有牙林支著，還往裡瘦啦。也就是我何大哥在台上，與他比武，要是我在台上比武，她早就把我踢下來啦。」劉榮說：「你魯大叔在哪裡哪？」你告訴我。」杜林說：「我偏不說。」此時魯清在門後頭一哼，劉榮趕奔上前，說道：「魯賢弟，你到一趟櫃房。那裡有一位朋友，求你一點事情。」魯清說：「好吧。」便隨劉榮往外要走。杜林說：「您先別走。」魯清說：「有甚麼事嗎？」杜林說：「我何大哥他淨小瞧我，我可給他們破壞破壞。我這個霍大姐，要娶到何家口，那可真是美滿的良緣，因為他們二人很是投緣。我霍叔那年上山東送鏢，我霍大姐就跟著，她在我們家住著過，我要一逗她，她就打我。」魯清說：「杜林，這可是一件大事，很有關係，你可千萬別在裡頭說壞話。可不許你戲耍何斌，不准去逗你小霞姐。他二人過門之後，圓了房啦，你再提她，我可不管啦，那時他們兩個人打你，我可不管啦。再者說，你們是父一輩子一輩的交情，如同親弟兄一個樣，那要再說別的，那可於理不合啦。」說的杜林不敢言語啦，魯清這才跟隨劉榮，一同來到櫃房。劉榮高聲說道：「霍大哥，魯二弟來啦！」那屋中霍坤何凱二人，忙迎了出來。霍坤見了他，一揖到地說：「二弟呀，千錯萬錯，全是我一人之錯。您與我大弟魯彪，乃是一母同胞，我實在不知。我要知道，焉能與你不合呢？」此時魯清心中暗想借著這個為由，我得給你幾句，遂說：「這不是老火球嗎？誰把您拿到這裡來啦？」霍坤一聞此言，鼓掌大笑，說道：「親家、劉賢弟，你們聽魯二弟他說的這話。」劉榮說：「魯清，別跟老哥哥湊啦。你們哥倆個前堆場的口仇，今天你們是一天雲霧散，不准誰再放在心中。再說當年霍大哥不知道您與魯彪是親兄弟。方才問他與我二人打聽，我們倆個人一說，他直認錯。」霍爺說：「我要知道，他是我魯大弟的親兄弟，我小看他，如同小看我那大弟一般。」劉榮說：「從此你們老哥倆，誰也不准記恨前仇。」魯清說：「何二哥、劉大哥，你們二位不知，當年他頭一次上山東送鏢之時，他們兩個人，就神前結拜。給我老娘辦壽日之時，他們全家全上我們家去過，我那嫂嫂與我老娘拜過壽。那時皆因我有事出門未在家，我回來之時，在登州府西門外，我看見他啦，趕緊下馬，叫了一聲老大哥，他連下馬都沒下馬，反倒衝我一撮嘴，他還說我認差了人啦，你認得我，我為甚麼不認得你呀？說完他們一齊的往西去啦。臨行時他還說了句，長眼睛不看明白，胡叫人甚麼東西。後來他再上山東來，那我就不叫他霍大哥啦，我叫他火球啦。你們哥倆，誰把火球拿來的，我得拿一拿，看看這個火球兒燙手不燙。」霍坤說：「魯二弟你就說吧，我看你拿的動拿不動。」劉榮說：「得啦，誰叫您是哥哥哪，還容不過他去。我二弟必是好談笑。」魯清說：

「火球兒，我這可是沒找你去。」何凱道：「魯清，咱們可全是山東人，你這個就不對啦，沒有要死兒沒完的，你更要緊說，那就趕盡殺絕啦。二弟你敢緊上前與我親家陪禮，以後你再說笑談諧語話，那就叫大家恥笑啦。」魯清這才說：「這是我的老哥，他與我兄長神前結拜。您不用給您親家爭口氣。他說對於我沒有用我之處，那叫瞎話，如今他求到我這裡啦，我得拿拿他。劉大哥，那麼您把我叫了來有甚麼事呢？」劉榮就把提親之事，細說一遍。魯清說：「那麼霍大哥跟咱們三哥提好了沒有？」劉榮說：「我們哥三個，全提好啦。」魯清說：「何斌與姑娘的年歲全都配嗎？」劉榮說：「全好。」魯清說：「既然四水相合，那麼你們還找我乾甚麼呀？」劉榮說：「魯二弟，要是沒有要緊之事，我們也不找你。皆因你俐齒能言，必須用賢弟去辦。」魯清說：「大哥從中為媒，沒有我甚麼事呀。如今您是賣切糕的不拿刀，抓啦！不用說，霍大哥一跟你們要定禮。你們老哥倆抓瞎啦。您想一想，那何斌的定禮，您能誑過來不能？」劉榮說：「是啊，你也知道啦，這件事還得非你不可。一來你成全他們啦，二來你也給他們遮過臉去啦，免得外人有煩言，三來你也可以賞我們老哥三個全臉，這叫三全其美。」何凱說：「二弟，我的姪男，我知道他的性情，是他身上的軍刀暗器，你許拿不下來。可不是我何凱拿話督你，天下的武夫是一家，男女皆為一理。要說定親必須用自己的軍刀或是暗器，因為甚麼使那兩樣呢，因為那兩樣上全刻著他的名字啦。」魯清說：「我不是跟三位兄長面前誇下海口。霍大哥，當中為媒可是劉榮，他把我魯清找出來的，然後你們大家才求我辦理此事。劉榮可算是那頭的媒人呢？咱們必須說明白才成啦。」霍坤道：「二弟，那麼他算我這頭的吧，咱們這個樣辦好不好呢？」魯清說：「好！我算我二哥這一頭的，您想好不好呢？」魯清說：「我要算我二哥這一頭的，可是我給提的親事。劉大哥從今往後，提媒保親，您可千萬少管。您這個拙嘴笨腮，這麼大歲數，保不住人家就要定禮。您沒有金鋼鑽，不用攬那麼大的瓷器。」這幾句話說的劉榮臉上變顏變色。魯清說：「霍大哥我這個笑談，可與別人不同，我說出就能辦到。少時我要把他定禮拿來，您可別在這裡坐著，必須趕緊的走。」霍坤說：「就是吧。」魯清這才轉身往裡。

他一看此時天色已然黑啦，他急忙來到北上房，看見何斌正在那裡坐著哪。他一直就奔何斌來啦，說道：「何斌。」何斌說：「叔父，有甚麼事？」魯清說：「你要見了西川的賊人，報仇之時，通報名姓不？」何斌說：「我是刀撿有仇的殺。我非見了二峰，我才上前動手啦。」魯清說：「倘若他二人有至近的賓朋，人家要上前擋你呢，你又當如何？」何斌說：「我只可解勸於他，跟他們一無仇，二無恨，叫他退下，叫二峰過來一戰。」魯清說：「人家隱藏二峰，不叫他過來與你動手，那時你又當如何呢？」何斌說：「那時就休怨我啦！他既與他們一黨，那時我治死他不冤。」魯清說：「不論他是誰過來也不成。因為雲峰段峰是你的仇人，要是他二人的人頭人心祭靈，別人可以不必。你見著他們通報名姓不通呢？」何斌說：「那焉有不通名姓之理呢？」魯清說：「那您可說些甚麼呢？」何斌說：「我就通了名姓，說我姓何名斌，外號人稱神手太保翻江海龍。」魯清說：「你且慢著，人人全知道你水性好，因此叫你翻江海龍，那麼你怎麼叫神手太保呢？」何斌說：「我有折背弓一張，能打八個連珠彈，百發百中，因此有許多叔父伯父們，與我賀號，管我叫神手太保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在哪裡試過武藝呢？你試武藝誰又瞧見過呢？」何斌說：「夜晚三丈二遠近，綠香頭兒，無論阡在那裡，我要是打出八個彈兒，那算不了甚麼，必須用獨彈將香頭打滅，香還折不折。白天打更有妙法，仰面往上打四個，容他們往下一落，那時再用底下的四個彈子往上打，更叫八個彈子全碎啦，那才算是絕手功夫。」魯清說：「你父親不會呀。可是你跟那人所學呢？」何斌說：「我授業恩師，住家在永安鎮，姓安名三太，人稱神弓手。」魯清說：「你先慢著，你這個神手太保，我真沒聽說過。你可知道我的外號？」何斌說：「叔父的外號，姪兒全知。我大叔父，外號是自在熊，您是會友熊。」魯清說：「這三個字，就是表明我在外能景高人。可是我還有一個外號，你知道不？」何斌說：「孩兒不知。」魯清說：「我又叫神手魯、魯法官，大家跟我打哈哈鬧著玩，管我叫魯法官，又叫磚頭魯。」何斌一聽不由一怔，說道：「我這個叔父，不定又要犯甚麼壞啦？您怎麼叫魯法官？怎麼叫磚頭魯？」魯清說：「我有一把折把弓，一連能打四個彈，能拐彎，還能隔著皮兒打餡兒，因此人家管我叫魯法官，又叫神手魯。」何斌說：「您打從到我們那裡，我就沒聽說過您有甚麼弓。您把這手絕藝練一練，我看一看。」魯清說：「我這幾手全是單擺浮擱著。你要看哪手兒？」何斌說：「我就瞧一個樣，瞧您那手隔皮打餡。」魯清說：「好！你把門窗戶壁全關上，不透一點亮兒。你要看一手兒，這不是要瞧我一下子嗎！」何斌說：「怎麼？」魯清說：「我的弓在家裡，你一死的叫我練，這不是強人所難嗎？」何斌一聽透著他機靈，忙問道：「您那個弓幾個勁？」魯清說：「我的弓三個勁。」何斌說：「魯叔父我有一張弓，是三個半勁，拉不滿是三個勁。您可以用它來練，究竟怎麼打法呢？」魯清說：「你在屋裡騎馬蹲禮式，頭上頂著一個茶杯；我在那屋裡面朝裡，我一問你，你一答應，一彈子使可將茶杯打碎。」何斌說：「您先交給我這手兒，我得看看。」說著話來到西屋，取過折把弓及彈囊。

魯清一看，他把兩樣全卷到一聲，遂伸手接了過來，說道：「列位請看，這個孩子，他人小心可不小，他試探我哪，我會打就能上的上，不會打那一定不會上。」說著話將彈囊掛在身上。這囊的顏色，是鵝黃緞色作地，青緞色荷葉邊，裡邊是萬字不到頭，雙荷葉邊裡頭，四個犄角有四個小字，上寫神手太保，正面上有何斌兩個字。魯清當時將弓弦取下，一窩便將弓上好了，轉身往外，他叫何斌全將窗戶門上齊啦。魯清在院中問道：「預備齊了沒有？」何斌說：「沒有呢。」魯清說：「先把竹簾給捲起來。你們擺設齊了沒有，要齊了我可獻藝啦。」何斌說：「我已預備齊啦。」在屋中蹲禮騎馬式一蹲。杜林說：「你別裝傻啦，臉朝外，不是一個樣嗎？你必須臉朝裡吧。您老人家一個走了手，打上就是一個包，重一點就許來個窟窿。您要臉朝外，一下子打了眼睛，那還怎麼給我何大叔報仇哇？」何斌說：「言之有理。」魯清在外邊說道：「你預備齊了沒有？」何斌說：「您稍微等一等。」一邊說著，便將茶碗扣在頭頂之上，騎馬蹲禮式往當中一站，遂說道：「魯叔父，您獻手段吧。」魯清一聽，急忙來到櫃房，交與霍坤，說道：「霍大哥，您趕緊拿走，這可是您姑老丁折把弓囊彈，您可好好的收了起來。這裡的事，您就不用管啦。我累碎了三毛七孔心，使出妙計，才將此弓囊了出來。」霍坤說：「二弟，我謝謝你啦！」說完拿了弓出店而去。他們弟兄三人送出店外。霍坤回店不提。

如今且說劉榮、何凱、魯清，三個人回到櫃房，將雙門緊閉。那魯清是撮手擦掌捶胸跺腳，說道：「劉大哥，這咱們可應當怎麼辦呢？他要一彈囊弓，我可上那裡給他找去呢？再說那杜林在這裡直出主意，我應當怎麼辦呢？」急的他直出汗，無法去搪何斌。劉榮說：「如今我也沒有主意。」何凱在旁邊一看，他也是真著了急啦，說道：「這個何斌脾氣太左，性如烈火，如今給他用這個弓給定了親，那時他非跟你拚了不可。因為我兄長的仇還沒報呢，他有孝在身。」魯清說：「二哥，您到裡面要這麼這麼說，大哥您到裡面必須這麼這麼說，那時就可以過去此事。」老哥三個商量好了，這才往裡走來。此時何斌蹲在那裡腿也酸啦，腰也木啦。那杜林在一旁，衝他直吐舌頭。何斌說：「杜林，你直衝我吐舌頭幹麼呀？」杜林說：「外邊一點動靜全沒有啦，你還等著甚麼啦？」何斌一聽，這才將茶杯拿了下來，轉身形，開了屋門，往外一看，天已昏黑，不由發怔。何凱就走了進來，大聲說道：「這可了不得啦！」何斌說：「怎麼啦？」何凱說：「你魯大叔鬧肚子，這可怎麼好？」何斌說：「我要跟他老人家學一手絕藝，也許是一拉弓有點不合適，所以鬧肚子。」何凱說：「待一會兒必須給他瞧瞧，請一個醫生。」功夫不見甚大，劉榮也進來啦，劉榮說：「二哥呀，魯爺咱們可得給他請人看看。他要是有一個一差二錯，西川的事，可不好辦。」他們正在說話之間，魯清雙手的捂著肚子，從外面走了進來。魯清說：「孩兒，我可對不起你。」何斌說：「您有甚麼對不起我的地方呢？」魯清說：「我失去了你的左膀右臂，我把你折把弓彈囊全給丟啦，要丟一樣也沒關係，這兩樣一塊沒啦，豈不令人心疼。」何斌說：「沒有甚麼，叔父您不用往心裡去，咱們到西川報仇，也不用著急，有地方買去。不過有一個樣，我那張弓是我使出來的。」魯清說：「你想的開呀，你要是想不開，那不是叫我賠嗎？」杜林說：「何大哥這就算完了嗎？」說完他叫過杜興來，說「兄弟，以後可不准跟他交友啦。這個沒有尊卑長上的人，不像事，他爸爸的仇還沒報呢，他先把媳婦定下啦。你還跟他交甚麼？」何斌一聽說道：「杜林，你可別在這裡起鬧，在這裡挑逗我。霍家這個姑娘我不要。」杜林說：「何大哥，就憑咱們爺們會把東西丟啦，這個未免的不對。也就是你姓何的話，我可不信。你得問一問魯大叔，怎麼丟的？必須有個情理。」何斌一想也對，這才問道：「魯叔父，我杜賢弟這話有

理，您是怎麼丟的？」魯清說：「我一拉弓，肚子疼，我便拿著弓到茅房去解手。我到那裡一看，牆上淨是樹枝，我就將弓立在牆外，又將囊彈繞在的翅子上；後來又有本店裡一個小孩，買來一塊牛肉，他也解手，便將牛肉，放到我那弓上，從外面跑進一隻黃狗，便將肉叨跑，連那弓跟彈囊，也就丟啦。」何斌一聽，連連點頭說道：「這樣丟的情有可原。」杜林說：「這還有情理啦，咱們這裡誰出去買肉去啦？再者說，你那彈囊又沒有蓋兒。這麼辦，你叫魯大叔帶著一個伙計，去到外邊去找。要真找回一個來，那也算是丟啦，要不然的話，哼！我往下不說啦。」何斌說：「你說吧，千萬別不說。」杜林說：「那只好就等到將來拜堂之時，一個也短不了。」何斌一聽，心裡就火啦，大聲說道：「魯叔父，你去與我找去。要真給我定親，是人也不做情我，別說是親戚，連朋友全都不理我啦。我也對不起我那死去的天倫。」魯清說：「何斌呀，你可要再思呀再想，在當場動手，男女授受不親，你為甚麼把人家舉過頭頂，是何道理？再說你家也有個妹妹，你父不叫她學武，也就是了。假如她也被人給舉過頭頂，那時你的臉面何在呀？」杜林在旁說：「你瞧是不是，只要他找不回來，等我給我何大爺報復仇，我再回家永不跟他交友。自己父仇未報，就拿弓給你定親，好嗎！那還成甚麼英雄呀？」何斌一聽，遂說：「您就將那張弓給我拿回來就是啦。如果不然，我可另有對待。」魯清說：「小子，你不用說，我早將弓送給人啦。你便將我怎麼樣？」

何斌當時來了氣，立時脫了大衣，收拾俐落，出去到了門道，解開釦子，將自己的砍刀，拿了出來，推簧亮刀，在當院一站，點名提將，叫魯清出來。魯清說：「列位別勸啦。」杜林說：「誰管你們的事呢。」魯清到了西屋，伸手取了自己的刀。大家正要攔他，魯清一使眼色，眾人便不相攔。魯清跳在院中，何斌不容他站立穩啦，上前攔頭就是一刀。魯清往下一坐腰，何斌一閃，看他是掛點火，還真是實意的候，一刀快似一刀。從先魯清不肯還招，後來看他像事啦，只得還了招。叔姪打在了一處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江南蠻子趙庭說道：「二哥您看，這不是他給陰起來的嗎？這黑間半夜裡，倘若他們爺倆個有一個走了神，掛了傷，這不是山東人自己就為了仇啦嗎？」杜錦一聽說道：「杜林呀，你這個孩子，怎麼就會辦這個事呀！你這個孩子，決過不去三歲。」杜林說：「不要緊我有辦法，非得我魯大叔鼻子眼三哼吃，我才管解去重圍啦。」此時魯清累得渾身無力啦，不由哼吃了一聲。杜林說：「還有兩聲。」少時又哼吃兩聲。杜林說：「我還是不管。」朱錦遂說：「杜林呀，您再不管，非得他們爺倆個見了傷才成啊。」杜林說：「不是我說，咱們這裡的人出了名的也有，誰能管的了哇！」杜興說：「哥哥您就快想法子吧。」杜林便來到東間，說道：「石大哥呀，大清是誰的？」石祿說：「是我的。」杜林說：「小何在院子裡打大清啦。」石祿一聽，急忙跑到外間屋。此時眾人正在那裡觀看。石祿在人群中，伸手抓住了何斌，大聲說道：「小何，你不要再跟大清動手，我這一巴掌，可就叫二何家去啦。」何斌一見就急啦，跳過來舉刀奔石祿，說：「石祿，你撒開。」石祿一撒手，他的刀直奔石祿砍來。眾人一看他真是耍瘋。石祿聽見後邊帶著風到啦，連忙一推何凱，轉身一躲，揚手將刀磕飛，說道：「小何，你還要動手嗎？」何斌這麼一想，石家門的功夫，比那一門都高，自己便不敢再動手啦。此時魯清坐在地上直喘。石祿說：「小何，你把刀撿起來，咱們二人動手。你跟我魯叔父動手成啦，大清不成。我姓石的說話大一點，不論哪一位，跟我動手，把我踢一個跟頭，西川我不去啦。」宋錦說：「玉藍，你說這個話，我就不愛聽。」石祿說：「大肚子四，你要不愛聽，咱們就比試比試。」宋錦提手一個黑虎掏心，一拳就打進來啦。石祿往旁一閃，宋錦使了個雙風貫耳，石祿一毛腰，使了個野馬分鬃式，又用腿一頂他肚子，宋錦就來個大仰頭。江南蠻子趙庭從後面劈山掌打到，石祿低頭，伸手拿住他腕子，便將他拉了過來，摔倒在地上。杜興杜林說道：「何大哥，咱們大家快過去給魯大叔陪禮吧。」當下眾人過來，將魯清扶起來，大家亂到一處，暫且不提。

如今且說那霍坤，拿著弓與彈囊，要回轉店中，不由心中暗喜。他從北邊往東南繞著走，一邊走心中暗想：這才叫門當戶對，可是有一件不對，我太小看魯清啦。就以今天說吧，要沒有魯清，這個定禮就拿不到手，從此以後，我霍坤可不要小瞧人啦。他看見那彈囊上有何斌二字，自己不好拿回去，便將那名字扯了去。往前行走，進黃花莊，到了四合店中，說道：「伙計，我問你，西院他們用飯了沒有？」伙計說：「從您走後，張氏老太太叫我們給預備一桌酒席，男僕人幾桌、女僕人一桌。老太太賞給我們一桌酒席。」霍坤說：「酒飯吃喝，那不足為奇。」一邊說著，便一直到了西院，來至北上房。那張氏安人，迎了出來，老夫妻二人見了面，那可應當怎麼稱呼呢？張氏說：「原來達官爺回來啦。」霍坤說：「安人呀，咱們女兒，可曾將她勸好？」張氏說：「那個女孩兒全被你慣壞了，不聽妾身之言。」霍坤說：「安人呀，你我的女兒，我已給她找個安身之處，就是那個在台上，舉女兒過頂的那人。」張氏說：「好！那人乃是正人君子，他是哪一家的公子呢？」霍坤說：「他的天倫，乃是山東何家口的，保水陸的鏢，威名遠振，那人姓何名玉，人稱分水豹子，他是何玉之子，名喚何斌，逆水豹子何凱的姪兒。」張氏道：「真有名望。不過你我的女兒，生性爆烈，要許配他人身為妻，你我夫妻不虧此女。」霍坤道：「安人，你看這就是姑老爺手使的軍刀，折把弓作為定禮。」張氏道：「這位姑老爺，年長多大啦？」霍坤道：「他跟姑娘同庚。」張氏一聞此言，不由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想不到他會打彈弓。咱們姑娘的可惜放在家中，未曾帶來。」霍坤說：「咱們招門納婿，到是個美事，可有一節，你沒看見他身穿重孝嗎？一時不能圓房，只因那何玉，死在雲峰段峰之手，必須到西川子報父仇，然後才能迎娶。這不是劉榮當為媒嗎？可是多虧二弟魯清，將定禮拿過。」一邊說著，夫妻二人已然進到堂屋，忽聽東裡間小霞說道：「娘啊，天到掌燈，我那爹爹還不回來，必是去尋找那膽大的狂徒去啦。待女兒收拾俐落帶好繡絨砍刀，叫我兄弟霍全帶好軍刀，一同出去尋找我的爹爹，以防有個一差二錯，偌大的年紀，與人這鬧不得氣了。」霍坤在外間一聽，忙說道：「姑娘，你盡管放心，為父的我回來了。」說著話來到東裡間問道：「姑娘你可用過酒飯？」一看她面沉似水，帶著怒容，霍坤說：「姑娘，你不要生氣。這武夫之家勝敗輸贏，乃是常事，很不足為奇。」小霞說：「爹爹我有一件事，倒要問一問您。在台上動手，為甚麼您容讓於他？那膽大的狂徒，他打來一拳，跟踉那那一掌，處處全是往致命處打來。在台上動手，按說是當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，緊守行門，看住步，耳音眼神，拳腳自求防身。像您要跟他動手，這些字不離手，工夫大了，還不是他對手，何況您又讓他半步呢！我要跟隨爹爹您要去找他，那時我非拿刀殺他不可。因為在台上要不是我那劉叔父答言，女兒我必定在台下喪命。因此女兒立志，非要也把他舉過頭頂不可。」霍坤說：「姑娘你的藝業也不淺。這個男子的藝業也不薄。」小霞說：「那麼您倒是找他去沒有？您怕孩兒我給您惹下殺身大禍？」霍坤說：「我倒是在上村莊去找，誰知他業已還完店飯錢，登程走了。」小霞說：「您不是尋找人家去啦，分明是給人家送信去啦。」霍坤說：「他既然一走，那就是怕咱們啦，恐夜間帶著軍刀找他。可是文武全是一樣，誰也不能趕盡殺絕。」小霞說：「我已認準了他。有朝一日見了面，我非得用刀劈了他。」霍坤說道：「小霞你千萬不可如此。我去找他未見著他，我在黑夜間走到了鬆林處。誰知那林中有人在那裡咳聲歎氣，意欲要懸枝高掛。」小霞說道：「那您為甚麼還不趕緊去救他呢？」

霍坤說道：「我到了鬆林裡面將他救了下來，我便仔細一盤問他，原來他也是咱們西川的人。他是因為欠了人家的店房飯錢，手中缺少銀錢，無有法子償還人家，因此被逼無路才上吊。他又因病魔在身，這才將他自己隨身帶的東西變賣了錢，那時他有一張彈弓及彈囊。他是用兩兩銀子買來的，打算還要照先前買時的兩兩銀子賣出。想你我父女平素要是在那外面見著了這宗東西的時候，還得非買到了手不成呢，如今何況此人又是在有病而又困難之中呢。」小霞說：「那您為甚麼不留下來？」霍坤說：「姑娘，他是兩兩銀子買的，還得賣兩兩。不過是賣金的，還得遇見買金的。後來我一問他，我才給他兩兩。當時因為我的囊中也沒有多少，要是多的話兒，我也可以周濟他些兩。」小霞說：「您拿過來，我看一看這張弓。」說著話，伸手接了過來，一拉弓，又一看弦，遂說道：「爹爹，賣弓的這個人，可比女兒我勝強百倍。他的弓法實有高招，女兒與他比較起來，一定得甘拜下風。」霍坤一想，她怎麼會考查呢？便問道：「姑娘，你一拉弓，便能知道此人比你強，你是從甚麼地方知道的呢？」小霞說：「你有所不知。當年您傳我之後，我師父又傳給我，他說道：女人沒有拋骨，至大的是三個勁兒。這張弓是三個半勁，因此知道此人比我強。」霍坤說：「好！那麼我那拜兄名姓，你可記得？」小霞說：「女兒記得，因為我那伯父，乃是孩兒授業恩師，焉能忘了呢？再者說，他老人家要不傳我這張弓，女兒那能在西川，成了這麼大的名呢？」霍坤說：「你那伯父與我相別，已有年之久。你還能那麼大的靈機，還能記得？」小霞說：「我記是他老人家，名為神弓手安三太對不對呀？」霍坤說：「不錯，是此人。你說這張弓是幾個

勁兒？」小霞說：「是三個半勁兒。咱們家中的弓，是三個勁兒，我使著稍微大一點。」霍坤說：「那麼你能使不能呢？」小霞說：「能使。三天不撒弓弦，能收回半個勁兒，從此老不撒下，還好使呢。」霍坤說：「那麼老不撒它不能再軟嗎？」小霞說：「不能。他這是雙弓背，此人還真講究，弓背上還畫著兩條龍。」說著話便將弓掛在牀帳簾上。霍坤說：「姑娘給你這個彈囊。」姑娘伸手接了過來，往起一提，說道：「這個人可有點暴損天物，他把此囊撕破，真算是沒厚成。」霍坤說：「姑娘你先住口。咱們家裡的鏢旗能賣嗎？」小霞說：「不能賣，有咱們旗子走到哪裡都成，能借不能賣。」老達官說：「著哇！誰也是賣物不賣名姓。他既然賣出，還能不將名姓撕下？」小霞說：「是啦。」翻來覆去，細看此囊，就見在四個角上有青緞子的小字，是神手太保。遂問道：「爹爹。這個當中的兩個字，是那人的名字。但不知他的名字是甚麼？」此時霍坤是一時的高興，便信口說了出來：「他名叫何斌。」那小霞姑娘，今年二□有四，早已明白此事。不由心中所思，在台上動手，將我舉過頭頂，我聽我劉叔叔說，那人叫神手太保何斌，莫不成將我終身的大事，許配了他人，真叫我莫名其妙。自己伸手抓把彈子來，到了手中一試，彈子大而體輕，打出去可是非常的有力量。原來此彈子是用高麗紙，跟鬆粘與金星砂土所作。小霞的彈子，乃是黃土泥的。當時姑娘看完了，順手將彈囊放在牀榻裡邊了。那霍坤問道：「女兒你可曾用過飯啦？」小霞一想：我要說沒用飯，我父親一定著急。遂說道：「女兒已然用過飯了。」霍坤說：「好。」這才從身上取出兩個白布卷來，遞給小霞，又衝她一比試，是叫她防備薰香等用。姑娘點頭，接了過來。霍坤說：「金屏、翠屏，你們兩個人快侍候你家小姐睡覺吧。」說完他便出門去。金屏說：「小姐，我們給您拿那個必得來吧。」姑娘說：「好！拿來之後，你們倆人回到西屋，侍候你家主母去吧。各人拿好軍刃，在西屋防備著，夜裡無論有甚麼動作，千萬別害怕，全有我啦。告訴兩個婆子，也別喊叫。」金屏二人說：「是啦吧。」兩個人答應著，出了東間，往西裡間去了。欲知後事，請看下回分解。